

高等教育還可以是全球公共財產嗎？

這是筆者最近在印尼峇里一個會上的開場主旨的題目。說也不相信，這是北京清華大學在他們峇里島上東南亞中心主辦的一個會。會議的主題是“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未來”。見到了不少老朋友，尤其高興的是重逢哈佛的中國研究專家 Bill Kirby，雖不至於恍如隔世，也覺得很難得。牛津大學的 Simon Marginson，悉尼大學的 Anthony Welsh 也在，國際代表不少。這裏把筆者的觀點，與讀者分享。



■ 清華大學在峇里的東南亞中心

題目是會議主辦者給的，原文是關於高等教育的 Global Good，副題是“應如何？可以如何？” Global Good，來自 Public Good，一般譯為“公共財”，這裏的 Good，的確有財產的意思。中文說“公共財產”，也不限於金錢與物質財產。Global Good 一般稱為 Global Public Good，全球公共財產，中文譯為全球財，有點彆扭。會議則譯為全球公益，似乎含義又不一樣。這裏索性稱為全球公共財產，簡稱“全球財”，這也是中文的文獻中有人用的。

最早提出公共財的，也許是 Paul Samuelson。當年都經濟的，大概都讀過他的經濟學課本。他在 1954 提出公共財的概念。公共財具有兩個特點：

非競爭性 — 一個人的消費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消費；非排他性 — 沒有人可以被阻止消費它。

之後 Amartya Sen 與 Joseph Stiglitz (1999) 在一份聯合國開發署的文件中，提出全球公共財的概念，是“使所有國家、人民和世代都受益的財產”。

高等教育全球公共財產，共創共享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有世紀之交兩個文件中，提到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理念。認為“高等教育產出知識、文化理解以及熟練的公民，這些都使全人類受益。”

目前在牛津的 Simon Marginson，數年來，不斷論及高等教育作為全球公共財，認為有四個方面：一、知識的創造與傳播；二、全球知識公域（knowledge commons）的形成；三、跨文化理解與國際化價值觀的發展；四、民主與公平社會的培育。

這些都是相當正面的論述，也可以說是美好的願望。一直以來，就有許多對高等教育的全球財，持不同看法的。這些看法，一般是對現狀的不滿，認為全球財的說法，是美化了現實。認為高等教育也是一種私有財，而且僅是少數人受益。也有認為高等教育往往帶有文化偏見，但又常常被用作政治工具；又往往成為發達國家的一種霸權。

盡管如此，筆者還是帶著一份天真的善意，嘗試重新定義公共財與全球財，然後來審視高等教育。筆者認為，公共財有兩個特點：因共同努力而創造；作為共同利益而分享。在一個國家裏面，高等教育大致可以符合這種“共創共享”的特點。

按照這種思路，全球財就是“跨國界而共創，跨國界而共享”。假如如此，高等教育算不算一種全球財？就需要探討一下，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下，尤其如此。這種探索，也許這次會議是一個很好的起點。

高等教育作為全球財，走到了絕路？

下面用三種話語嘗試探索，並且嘗試每一項分三段：1. 公共財的框架；2. 探索高等教育作為作為全球財應有的樣貌；3. 環顧看看有什麼障礙。

第一個層面：經濟話語

創造人力資源的機制 -> 學生與人才的跨國流動；這一項已經驟然減少，在會上聽到，歐洲的 Erasmus 學生跨國學習，已經停止。

經濟發展的基礎 -> 國家發展的相互促進；甚少發生。供應鏈的切斷，幾乎切斷了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動。

技術發展的樞紐 -> 發展經驗的跨國分享；中國看來在嘗試，但是各國文化背景、政治制度不一樣，經驗共享不容意。

第二個層面：知識話語

知識創造上的協作 -> 研究資源的跨境流動；幾乎停頓了，許多國合作的研究項目，都終止了。

知識產品的傳播 -> 知識產權的突破；人類也許還在掙扎，雖然出現了不少開放型的課程。

共同問題的解決 -> 國際組織的努力；例如氣候、疾病，國際組織步步維艱。

第三個層面：人文話語

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-> 國籍身份的淡化；現在也許是剛好相反，把國籍作為政治身份。

跨文化的理解 -> 擁抱多樣性；現在的趨勢，也是相反，公然地對另類文化，不忌歧視，肆意排斥，表示仇恨。

意識形態的共存 -> 對思想差異的寬容；這點更加是大開倒車，意識形態也成為國際敵對行為的底線。

概括來說，全球汎濫的是經濟保護主義、旅行限制、仇視移民、安全壁壘、意識形態的敵意、...

高等教育成為全球財產，關鍵在學者個人

如此說，這豈非全球財的終結？高等教育作為全球財的終結？

筆者不假裝備有答案！只是向在座的各國聽眾，提出幾個問題。對這些問題，也並不期望一致的答案！

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，你可曾認為自己是全球家庭的一部分？也就是：全球局勢曾是你所關切的嗎？

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，你是否仍然相信高等教育是一種全球財？也就是：我們仍能一起共創並一起共享嗎？

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，面對不利的局勢，您認為學術界是否仍應維持一個全球社群？也就是：學術界仍能克服萬難團結一致嗎？

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，面對政治對抗與競爭，你認為學者是否應該參與政治角力？也就是：你認為學者必須選邊站嗎？

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，種族與文化問題高漲時，你認為學者仍能對和諧抱有希望嗎？也就是：你認為學者仍能擁抱多元觀念嗎？

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，當意識形態分歧轉化為敵意時，你認為學者能夠跨越界線嗎？也就是：你認為學者仍然可以和而不同嗎？

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，在各種壓力之下，你認為學者仍能堅守他們的原則嗎？也就是：學者是否會為了生存而需要妥協？

進一步追問……

世界充滿了敵意、仇恨、冷漠、欺騙、掠奪、霸凌；世界各地的人們，普遍地充滿沮喪、抑鬱、困惑、絕望……。環顧全球，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、日趨嚴重的氣候惡化、視若無睹的公然搶劫（美國加州視頻）、滿街滿巷的毒品癮者（加拿大溫哥華視頻）、光天化日的無情殺戮（加沙圖片）、… 難道高等教育能對這一切視而不見？難道說：「這不關我的事」；「這不是我的研究領域」???

可以說，當今，戰爭無法帶來正義，法律無法維持道德，懲罰無法喚發良知。所有負面的手段都無法取代，教育的正面職能！

回到筆者的天真：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，我們難道不能維持人類知識的「供應鏈」、全球學習社群（learning community）中的人脈網絡，並且，更進一步為世界和平與和諧做出貢獻？

說到底，高等教育更在乎學生：培養人而不僅是人力資源！創造涵養積極價值觀的生態！讓學生能夠欣賞文化差異！

教育，負有獨特的責任，開啟人們的心智，在新時代，迎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！

假如我們對人性仍然抱有的希望與信念，我就會無懼惡劣的環境。人類一直生活在不利的大環境之中，然而，他們設法創造了有利的局部環境！

我們相信，憑藉其全球財的性質，高等教育將是一股清泉，流過乾渴的土地。這就需要重新構想高等教育，作為一種新的全球財！